

似水情懷

羅龍治雜文集



幼獅月刊叢書B ⑪

似水情懷

定價每冊六十元

著 者：羅

龍

治

出 版 者：幼獅文化事業公司

發 行 者：幼獅文化事業公司

臺北市漢中街五十一號

臺北市延平南路七十一號

郵政劃撥：二 七 三 七

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四三號

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七月初版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再版

如發現本書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掉換

版權所有
請勿翻印

羅龍治著

似水情懷

• 幼獅月刊叢書 •

謹以此書獻給我的
飄泊星散的老友！

在這農業社會的晚風殘月，娛樂文明的朦朧曙
光裏，中國舊文化的種子，像是一朵朵的小花
，飄泊在海上；又像是秋夜一點點的螢火蟲，
流浪在無邊黑暗的森林裏。有誰知道那裏將是
他落地生根的武陵？

自序

這是我的一本文集。集中包括我從五十八年到六十二年之間，在中央副刊、幼獅月刊以及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，所發表的生活雜感和文史散論共二十四篇。

在這個「娛樂文明」的時代裏，繁華的物慾正劇烈的鞭策著人性，宰割著人性。凡是在繁華中咀嚼寂寞，力承時代憂患的人，他的心情總不免會感到一種深沈的悲痛和迷惘。這個時代像是秋，紅紅的春夏已經輪迴無數。放眼望去，那些紅塵的懷戀所帶給人世的

美麗和哀愁，名位的誘惑所帶給人世的歡樂和苦痛，山林白雲所帶給人世身後茫茫的清醒和寂寞，都已經在我們的眼中輪迴無數。然而橫在眼前的，依然是令人迷惘的秋。

秋，黃葉滿山。雲是那樣的高，沙是那樣的白。在雲和沙之間，永遠縱橫的是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的路。

秋，紅葉嫵媚。伊水正緩緩的東流。極目望去，楓林沒有趕不上春天的寂寞，梧桐也沒有等不到鳳凰的幽愁。

但是，你和我呢？我們好像永遠是擔著寂寞和幽愁的籬筐，跋涉在雲和沙之間的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的路上。這正像李義山所說的：

姮娥搗藥無時已，玉女投壺未肯休。

何日桑田俱變了，不教伊水向東流。

這個集子由幼獅月刊列爲叢書出版，我要特別感謝朱一冰主編的鼎力支持，以及編委徐芳玲小姐的影印編集。付梓前夕，匆記片言，聊表謝忱於萬一。

似水情懷

目次

自序·····	一
談周瑜·····	一
現代生命的變調·····	七
露泣蒼茫·····	一七
迷路的黃道真·····	二七
談秦可卿·····	三五
王昭君的影子·····	四九
如水情懷·····	五九
落花飄零·····	六五
閒情閒愁·····	六九
也說江楓·····	七三

從牡丹芳到秦婦吟·····	七七
王五與譚嗣同絕命詞·····	八五
評隋唐閒話中的風塵三俠·····	九三
論唐代詩歌的流傳·····	一〇九
從得意忘言談陶淵明飲酒詩第五首·····	一二七
談報紙的學術批評風氣·····	一三三
海上仙子·····	一四五
從歷史與文學談長恨歌傳·····	一五五
李商隱謁山詩的晦澀美·····	一六五
現代文學的困境·····	一七五
綺羅堆裏埋神劍·····	一八一
武俠小說與娛樂文學·····	一八五
毒草香花談武俠·····	一八九
秋毫黃花論武俠·····	一九五

談 周 瑜

從前讀三國演義的時候，不知道爲什麼，我就是特別的欣賞周瑜的自負和他的小心眼兒。因此，每次，看到孔明三氣周公瑾，我就會恨恨的爲周瑜抱不平。有時天真的氣了起來，就仿照周瑜的口吻罵說：諸葛村夫，安敢如此！

其實，就小說寫作的技巧來講，羅貫中把周瑜塑造成那樣秀麗的外型，又把他的氣量寫成那樣的狹窄，使他在孔明的面前，處處顯得那樣的愚昧自負，終於氣得箭瘡迸裂而死，他所給人的印象是非常生動而深刻的。夏志清論三國演義時，曾經談到關羽的沒落和死亡，是由於關羽的悲劇性格，我覺得像周瑜那樣無理愚昧的自負，臨死還不知道悔悟，這也很濃厚的帶有悲劇性格的傾向。就此而論，我認爲周瑜是羅貫中所描寫的極爲成功的諷刺角色之一。

但是我們必須知道：三國演義的題材，雖然主要是來自陳壽的三國志和裴松之的三國志補注，然而羅貫中筆下的人物畢竟和史實相去甚遠。像周瑜、孔明、曹操等角色，都已經不

是原來歷史人物的面目。如果我們能不囿於歷史小說的傳統，而把三國演義以純文學創作的眼光來重新閱讀的話，我們將會發現三國演義也和紅樓夢一樣，把人類許多不同的性格都已發揮得淋漓盡致。

米勒 (Roy A. Miller) 曾經說過：三國演義的主題是在描寫人類野心的本性。我認為這話是講得相當明白深刻的。羅貫中以羣雄逐「鹿」做為故事的中心，就像武俠小說描寫爭奪「武林秘笈」那樣的不死不休，藉此暴露了人類無盡無窮的野心。使我們看了真是驚心動魄。像曹孟德這個人野心最大，可是到頭來竟連神醫都不敢相信，終於中風而死；周瑜滿腦子個人主義的英雄思想，最後一氣吐血而亡，孔明比較「淡泊」，卻不能不以神化的魔術家的姿態出現，以對抗那些野性的呼嘯，結果他也力竭氣虛而死。這些人物的結局，都帶有相當濃厚的諷刺性。他們的死亡帶給人的啟示，就像李義山所說的：欲就麻姑買滄海，一杯春露冷如冰。

周瑜和孫策同年，生得十分秀麗。在很早的時候，孫策就娶了大喬，周瑜則娶了小喬。而曹操本已取得了漢家的鹿，卻偏偏野心不死，造了一座華麗的銅雀臺，揚言要收攬江東二喬以金屋藏嬌。所以在羅貫中的小說裏，就特別誇張了赤壁之戰和江東二喬的關係，使得那

一戰多少帶有搶奪「海倫」的味道。可是那倒霉的曹孟德，竟在那個大江明月、清風吹葉的晚上，遇到一隻要他老命的烏鴉。結果那個已經四十八歲的野心家，竟敗給了三十四歲的周郎，使得周瑜名揚天下。

當然，從三國志上來看，周瑜有膽識有度量，確是江東數一數二的人物，他能擊敗曹孟德絕不是偶然的。有一次，劉備就曾對孫權說：周瑜器量廣大，是一個萬人之英。程普也曾很感動的對人說：「與周公瑾交，若飲醇醪，不覺自醉」。可見周瑜原非小家小器的暴躁之人。還有一次，孫權和陸遜共論江東人物，孫權竟滿口推讚周瑜，並把開拓荆州的功業歸給周瑜，這點我想只要知道三國荆州重要性的人，都不難從孫權的話裏，窺見周瑜見識的非凡。

從東漢晚年到三國時期，荆州是爭取天下的第一重鎮，所以劉備的孔明，曹操的荀彧，孫權的魯肅和甘寧，都曾經為他們的主人打算獨霸荆州，做為爭取天下的資本。後來曹操乘著劉表之死，一口吞下了荆州，這使得曹孟德高興的得意忘形，他也不管樹上的烏鴉啊啊而鳴，究竟是吉是凶，就杯酒高歌「周公吐脯，天下歸心」起來。相反的是周瑜和孔明一知道曹操吞併了荆州，便焦慮燃眉，而不惜向曹公背水一戰。

孫仲謀眼見曹公兵臨大江，大有提兵西湖、立馬吳山之概，而朝中大臣如張昭顧雍都主迎降，只有魯肅主戰，一時爲之徬徨不決。等到周瑜從鄱陽星夜趕回，便力勸孫權說：「英雄得志當橫行天下。」孫權大喜。於是周瑜便和孔明聯兵，一把火將赤壁燒成了灰。這一戰對中國的禍福暫且不談，但就南軍戰勝的事實而論，周瑜的功勞是首屈一指的。

赤壁戰後，周瑜坐鎮南郡，扼住了劉備的後路，因此那時的劉備雖已佔有荊州四郡之地，但仍舊是一條活在淺水的魚。劉備感到地域過於狹小，不足容身，便向孫權求借荊州南部。可是周瑜卻認爲劉備是雲雨蛟龍，非是池中物，便堅決反對借地，甚至勸孫權以美人計來軟化劉備的野心。孫權不聽周瑜的話，將荊州南部借給了劉備，遂致引起後來無窮的禍患，像關羽的兵敗身亡，吳蜀的反目，都是由此而起。

周瑜痛失荊州以後，又建議先出奇兵攻佔漢中，以便和馬超結援。可是當孫權派他出兵，周瑜想回去整理行裝的時候，竟突然病死在途中。那時正是赤壁之戰後的第二年，周瑜死時只有三十六歲，其時距離劉備曹操的進兵漢中，至少要早上三四年。

在諸葛孔明的隆中對策裏，荊州和益州都是必爭之地，所以他才說要「跨有荆益，保其巖阻」。但是周瑜曹操對這兩地也是虎視眈眈，使得孔明進退維谷。直到周瑜死後，後路無

憂，劉備孔明方得急急入川。曹操聞知，也從北方帶兵來爭，可是路遠道險，味如鷄肋，最後曹公只好笑著說：人心真是不知足啊，既得隴、又望蜀。說著就帶兵去了。

由周瑜和荊州的關係看來，他的見識氣度都是不凡的。只是在小說裏面，周瑜的光芒完全爲孔明所掩蓋，所以才會有「周郎妙計安天下，賠了夫人又折兵」的話在民間流傳，那真是氣死周瑜。

不過，羅貫中所再塑造的周瑜愚昧自負的性格，確是給我感觸很深，尤其三國演義中寫到周瑜之死，曾說：

周瑜徐徐又醒，仰天長嘆曰：「既生瑜，何生亮！」連叫數聲而亡。

這幾句話生動的表現了羅貫中對於人類自私的野心和愚昧的自負，感到一種無可奈何的悲憤和諷刺！

因此，我認爲周瑜的悲劇性格，實際上也表示了人類愚昧自負的悲劇性。只要人類自私的野心存在一天，那麼羅貫中筆下的周瑜就將永遠不朽。

（原載六十二年九月三十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）

現代生命的變調

老子嘗云：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」（不仁就是無心），這真是對萬物自然生滅的道理，觀察入微的一句至理樸言。天地之間，鳳凰共鷗鴂並棲，冰雹同霜露俱下，這是萬物自然的生長毀滅的消息。因此，就自然之眼以觀物，鳳鳴梧桐，固然不是祥瑞；而服鳥入舍，也不是災禍的異兆，至於雹碎春紅，霜凋夏綠，秋水時至，百川灌河，也無非是時令節候之自然，而與天地的忍慈毫無關係。但是，人生而有情，不能不以有情之眼，以觀萬物。於是古來許多至情之人，遂不能不發其不忍之素心，憐人生之如芻狗，慨才情之如霜露，而盡其天人之才思願力，如女媧之補天，如精衛之填海，以成其至性至情之藝業。而此等之藝業，雖然到頭來終究是爛盡斧柯，或竟如鏡花水月，但是我們看丹青竹帛之所載，古人卻是身歷千劫，九死不悔。因此，在今天我們不能不銜兩稽首，驚佩前人這些至性至情的藝業，所普遍佈護的芬芳韻彩，點綴著生命的崎嶇寂寞，才顯出了人間鳥鳴山幽、獨釣江雪的寂寞中的偉大。

人偶然的來到世上，對於這個完全陌生的世界，對於這個萬物不能以一瞬的世界，人的心靈常是因緣掩映，浮萍一生。因為人從生到死，壓根兒就找不到任何一絲可以作為生命的絕對可靠的憑藉物。人的生命，正如佛家所說的「一絲不掛」。人是一絲不掛的來，一絲不掛的活著，又一絲不掛的離去，所以人生的寂寞孤伶，真是生死如一。而人一旦發覺生命的一絲不掛，便不能不尋找某些抽象的事物，如宗教的皈依，道德的修真，藝術的創造等等，作為生命的寄託。可是這些生命所寄託的抽象事物，都是建築在心靈因緣的幻彩，所以只能說是人間世上相對而短暫的憑藉。等到人的個體，一旦氣散神亡，元神亦不知所之。人死後，那脫離了軀殼的精神，究竟是薪盡火傳，還是形亡神滅？千載以下，謠諑紛紜，使人疑幻又疑真。而且不管是火傳還是神滅，千古賢愚無算，都只落得荒塚一堆，使人徒聞山空鳥語，花落寂寞而已。到如今，誰還念念，那泥桓菩提的佛陀，究竟是否還坐在烈火污池的地獄？又有誰知道，那堯舜博施濟眾的事業，究竟留在何方？又有誰知道，那王右軍的蘭亭神筆，顧虎頭的點睛妙畫，如今竟在何處？更有誰知道，那赤壁江上，以蒼涼慷慨的悲歌，振起山林老鴉的一世之雄，而今安在哉！

人生的飄泊無根，竟好像河伯眼中，秋水上細碎的浮萍，順流至海，不見水端。人生的

寂寞，又好像是大漠中的一道幽泉，千年以來，未必會有一匹駝馬奔來渴飲。然而人生飄零如此，寂寞也如此，柳宗元獨釣寒江雪，已經一千年矣，蘇東坡揀盡寒枝不肯棲，亦已八百年矣，長繩難繫日，悵望江水聲，人果然能忘我忘情乎？

莊生齊物秋水篇，以不齊齊萬物，天地爲一馬，泰山爲毫末，是非毀譽和得失窮達，皆不能攪其心；又以功名爲腐鼠，江海爲無爲，一以己爲馬，一以己爲牛，萬物不能役其神，此可謂聰明絕頂，忘情灑脫之人矣。但是，莊子妻死，則鼓盆長歌，以發洩天刑的痛苦；其後路過惠子之墓，又深深的感嘆此生永遠無法再揮霍匠石的神斧，來砍斲郢人的白堊，於此可見莊周亦情深而未能忘情。

人既以有情之眼觀萬物，則霜露既降君子履之，必有淒愴之心，非其寒也。人又惟其不能忘情，所以對於這個天地不仁，萬物芻狗的生滅之場，不能不悲痛自己是眼中之人。此所以腐遷憤然發其不忍之心，揮灑紙墨，馳騁古今，爲天下的才子奇人，洩其幽憤，顯其幽光；使雲龍風虎，各得際會，使鳳凰鷗鷺，各顯其形，使萬物芻狗，各歸其位，而此情此心，真可謂參贊造化，才淚縱橫者矣。人生有情淚霑臆，人間世上要是沒有這些至性至情之人，該是何等荒涼的寂寞啊！而這些至性至情之人，當他們活在世上的時候，不但要承擔自己生